

“非自主记忆”与“主题认同批评”：普鲁斯特批评思想的认知阐释

吴山倩文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成都 611756)

摘要:

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1913—1927;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既是世界文学史上一部无与伦比的文学巨作, 同时也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认知心理学思想与认知批评理论观点。普鲁斯特文学创作的核心概念是“非自主记忆”, 即感官线索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触发自传式记忆。虽然早期认知心理学家提出的“非自主意识记忆”与普鲁斯特的观察相吻合, 但单纯的认知神经科学解释无法深入讨论普鲁斯特“非自主记忆”的本质。对此, 比利时批评家乔治·普莱通过对比普鲁斯特与柏格森的批评思想, 将普鲁斯特的文学活动解读为超越认知功能的整体, 强调重现记忆的相互关联。这表明, 真正的理解来自对碎片经验的反思综合。普鲁斯特的“主题认同批评”要求借助批评回忆发现全部作品的共同主题, 把握身体主体间的“我思”。

关键词:

马塞尔·普鲁斯特; 非自主记忆; 记忆检索; 主题认同批评; 认知心理学

“Involuntary Memory” and the “Thematic Criticism of Identification”: A Cognitive Interpretation of Proust’s Critical Thought

Wu Shanqianw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1756, China)

作者简介: 吴山倩文,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现象学文艺理论与批评研究。

Abstract:

The French writer Marcel Proust's *In Search of Lost Time* (1913-1927;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is not only an unparalleled literary masterpiece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but also contains a wealth of profound ideas from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theories of cognitive criticism. The central concept in Proust's literary creation is "involuntary memory", where sensory cues trigger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unconsciously. While early cognitive psychologists' concept of "involuntary conscious memory" aligns with Proust's observations, a purely cognitive neuroscience explanation is insufficient to delve into the essence of Proust's "involuntary memory". In response, the Belgian critic Georges Poulet, by comparing Proust's critical ideas with those of Bergson, interprets Proust's literary activities as an integral whole that transcends cognitive functions, emphasizing the interconnections in the reproduction of memories. This suggests that true understanding arises from the reflection and synthesis of fragmented experiences. Proust's "thematic criticism of identification" requires discovering the common themes in the total work through critical reminiscence, thereby grasping the corporeal intersubjective *Cogito*.

Key words:

Marcel Proust; involuntary memory; memory retrieval; thematic criticism of identification; cognitive psychology

1 普鲁斯特的“非自主记忆”概念

马塞尔·普鲁斯特 (Marcel Proust) 在 38 岁 (1909) 开始写作《追忆似水年华》(以下简称《追忆》)。13 年来 (直至去世), 这位文人隐居在巴黎奥斯曼大道 102 号二楼, 房间里铺着软木。他独自一人, 被锁在房间里, 卧床不起, 创作了他的文学作品。他工作时精疲力竭, 白天睡觉, 很少外出, 天黑后才出门。在这么多年的紧张写作中, 他从记忆中寻找写作素材。他将自己和周围人在童年时期以及作为巴黎花花公子生活中经历的趣闻、事件和情感转化为他“研究”中的 200 多个角色。普鲁斯特并不是神经科学的研究者, 神经科学是一门学科, 诞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然而, 为了创作作品, 他迫切需要了解记忆是如何运作的, 以便最好地利用它。“由于重新激活记忆对于滋养他的创作至关重要, 因此他对记忆产生了兴趣, 尤其是对记忆的一个关键阶段: 记忆检索。”(Gisquet-Verrier & Riccio, 2024)

在接受埃利·约瑟夫·博伊斯（Élie Joseph Bois）的采访时，普鲁斯特强调，他认为作品中至关重要的一项是自主记忆和非自主记忆之间的区别。这个公式不是指记忆的形成，而是指记忆的检索。普鲁斯特观察到，自主记忆是“智力和眼睛的记忆，它只给我们过去的面孔，没有真相”；非自主记忆是“通过一种气味、一种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发现的味道……不由自主地实现的”（Gisquet-Verrier & Riccio, 2024）。当感官线索吸引注意力并引发一种情绪时，大脑将自行找到与之相关的记忆。这意味着无须进行有意识的搜索过程即可恢复自传体记忆，正如在“玛德琳蛋糕”（Proust, 2014）情节中所首先展示的那样。

直到1932年，认知心理学的先驱弗雷德里克·C. 巴特利特（Frederic C. Bartlett）才加入了这一观察。根据实验，巴特利特（1932）提出回忆是一种重建，会导致初始记忆的近似形式，有时甚至是错误的。这是由于文化知识的影响以及与回忆条件相关的因素的侵入引起的扭曲。

2 非自主记忆的神经认知解释

1885年，艾宾豪斯（Ebbinghaus）区分了三种基本记忆类型：非自主无意识记忆、自主有意识记忆、非自主意识记忆（Tulving, 1985）。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从事人类记忆实验研究的研究人员只考虑了两种记忆形式：非自主无意识记忆和自主有意识记忆。格拉夫和沙克特（Graf & Schacter, 1985）提出将记忆分为显性（意识）记忆和隐性（无意识或自动）记忆，分别由有意和无意的检索支持。记忆测试（自由回忆、提示回忆和再识别）表明，自主意识或显性记忆是一种有意识的检索过程参与的行为。在外行人的心目中以及在大多数科学分析中，“玛德琳蛋糕”这一情节通常被同化为一种自愿提示回忆的形式，即味觉信息驱动着对记忆的主动搜索。事实上，普鲁斯特指出，在“玛德琳蛋糕”情节中，这些主动和有意识的过程是无效的。《追忆似水年华》出版近80年后，人们对感官线索的唤起力量进行了无数研究。继加拿大心理学家雷切尔·赫茨（Rachel Herz）研究了气味对回忆的强大影响之后，随后的许多其他文章在感知、情感和认知的交叉点上展示了气味强大的唤起和情感力量，这种力量通常超过其他感官线索，例如视觉或听觉信息（Gisquet-Verrier & Riccio, 2024）。然而，虽然其中一些后期研究唤起了普鲁斯特的“玛德琳蛋糕”情节，但在

大多数情况下，受试者必须使用实验者提供的线索进行明确或有意识的研究过程，因此无法重现“玛德琳蛋糕”情节的条件。

隐性记忆的首个实例通常归因于克拉帕雷德（Claparède），当他再次见到失忆症患者时，患者缩回了手。原来，他曾用藏在手中的针刺伤过她，尽管她对这一事件没有任何有意识的记忆。克拉帕雷德的例子表明，隐性记忆是指一种普遍的无意识现象，即接触一种刺激可能会影响对后续刺激的反应，而与初始事件无关。隐性记忆依赖于两种刺激之间存在某种关系，不适用于自传体记忆，因为它与任何先前的记忆无关，也就是说，经验的初始条件不会被重现（Gisquet-Verrier & Riccio, 2024）。

1904年，西蒙（Semon）提出了“回想记忆”（*ecphory*）的概念，用以描述由与记忆中存储的信息相匹配的线索引起的记忆检索，并有意识地访问该记忆（Schacter & Tulving, 1978）。沙克特指出，普鲁斯特的“非自主回忆”是一种常见的体验，不需要“刻意努力回想过去”（Schacter, 1998）。伯恩森（Berntsen）引入“非自主自传体记忆（IAM）”概念，即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线索唤起对过去事件的回忆，这些事件迅速且不受控制地浮现在脑海中，无须有意识的努力（Berntsen, 1996）。他强调，非自主自传体记忆比自愿记忆更具体、更少排练、更生动，情感上更积极（Berntsen, 1996）。这种非自愿记忆的检索时间比策略性检索事件的时间短。长期以来，只有艺术家才会考虑IAM，而普鲁斯特是第一批指出气味肯定比更常见的视觉更为具体的人（Gisquet-Verrier & Riccio, 2024）。

梅斯（Mace, 2004）将启动刺激分为“内部和外部”，然后将其与抽象、感知或状态类别相结合。研究发现，大约30%的IAM被归类为感官性质，而普鲁斯特描述的特定线索（气味、味道）则更少。然而，与普鲁斯特的观点相呼应的是，感官线索往往会引发更多的情感记忆，并比其他类型的线索唤起更强烈的感觉。研究发现，在两名极度密集逆行性遗忘症患者中，接触线索可部分恢复器质性遗忘症，这支持了IAM源自无意识过程的观点。

在接触部分检索线索或提示后，记忆恢复的过程与普鲁斯特所描述的情况很相似，这种现象已经在动物身上的几种情况下得到探索。例如，马丁-奥尔达斯等人（Martin-Ordas, et al., 2013）表明，黑猩猩和猩猩在几年前经历过一种涉及隐藏工具的强化情境，当它们看到与初始事件相关的特定线索时，能够记起工具的准确位置。这项研究可能表明，就像普鲁斯特的例子一样，接触检索线索可以帮助猿类检索关联

记忆，这反映了人类非自主自传体记忆的一些特征。人们还使用各种方法研究了线索引发的检索过程中涉及的大脑结构，包括损伤和代谢活动测量。吉斯凯-维里尔和申克（Gisquet-Verrier & Schenk, 1994）发现，与人类一样，提醒线索对海马体受损的大鼠仍然有效，这表明提示线索在动物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自愿过程。

贝克尔等人（Baker, et al., 1981）的研究结果表明，杏仁核（情绪过程中的关键结构）的损伤会阻碍提取线索的有效性，因此情绪可能与这种情况有关。吉斯凯-维里尔等人（Gisquet-Verrier, et al., 2003）对动物在接触提醒物五分钟后采集的血液样本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只有当线索能有效地引发提取时，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皮质酮水平才会升高，这反映了动物情绪的增强，也解释了接触线索的延迟生效。为了解释情绪和记忆提取之间的联系，萨拉和布雷（Sara & Bouret, 2012）提出，提取线索的呈现会诱发一种缩短的条件反射，从而导致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而去甲肾上腺素通过增加注意力，启动激素级联，从而促进记忆提取。

科学家们认识到感官线索的记忆触发机制在于回忆者偶然触碰感官线索之时，过去经验的条件被重新生成，从而在感官线索与过去事件之间建立联系。进一步来看，由感官线索诱发并生成的记忆提取与情感进程互为因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情感进程取决于记忆生成的有效性，这就指明了不自主回忆者通过过去经验条件的再生产（记忆生成基础）将情感进程与记忆提取关联起来。然而，我们从认知心理学得到的关于记忆提取及其生成条件（情感与记忆提取的联系）的实证解释将不自主记忆还原为普遍进化的大脑结构，进而忽视了不自主记忆的前反思根源和特定的文化主体性。

从认知科学视角考察非自主意识记忆打破了实证心理学的二元论认识局限。然而科学家们试图借助认知神经科学为现象世界（普鲁斯特的回忆）揭示非历史和非时间性的永恒定律。在体现为“本质”与“原因”概念的科学决定性的背后是一种“先验和构造主体性”。不同于经验主义者的世界与意识分离的观点，持“反自然的智力主义”立场的认知科学家将世界看作“先验综合”的结果，他们为科学的“世界”设置某一自主的理性主体用以生成其对象的统一性。智力主义与经验主义一样着眼于世界的“核心本性”，因而终究只是“对象思维”的扩散增长（Mooney, 2022）。

尽管这种将物质性情感与记忆检索关联的神经科学解释似乎很有说服力，但它未能解决普鲁斯特通过密集写作进行记忆检索实践的意义问题。非自主意识记忆的认

知研究，尤其是通过经验证据 / 数据分析情绪促进的记忆检索，如果不解释重建和检索的记忆之间的相互联系，将科学情感与回忆身体的时间体验联系起来，充其量是不完整的。

3 非自主记忆的认同“我思”

乔治·普莱 (Georges Poulet, 1968) 坚称, “没有两个意识的巧合就没有真正的批评”。正如梅洛 - 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理论摒弃了将作为意识与自然关系的现象身体统摄于一种“格式塔精神辩证法”的做法 (Kojima, 2010), 普莱 (2017) 同样远离形而上立场, 将笛卡尔“我思”(the Cogito) 重释为一种类似现象身体的存在“我思”, 并借助认同批评重历经典作品的作者经验, 揭示了被认为是在超越的客体中构造自身的纯粹意识观念的谬误。

尽管胡塞尔现象学通过现象学还原方法实现对黑格尔主客辩证法的超越, 但胡塞尔所主张的“我的自我域还原”(reduction to my sphere of ownness) 和“先验自我自动构造”(auto-constitution of the ego) 将主客关系理想化 (Franck, 2014), 遮蔽了人的存在现实, 类似于梅洛 - 庞蒂所讲的呈现为显与隐的交织关系的肉身主体性。批评家需要以激进的态度对其本人实施意识的自然运动的反转, 以返回世界的被给予性。内在于作品的“我思”被批评家感知效仿, 并在自我的还原意识中被发现为另一个在我身上说话的意识, 或次级的内在性。在追踪再现存在经验流变的批评文字中, “我思”以自我表达将其自身展开并形成批评家亲身的经验模式。

从普鲁斯特的文学思想出发, 普莱的意识批评理论在现象学哲学维度扩充和延伸非自主自传体记忆概念。由接触线索触发的记忆检索的非自主性与现象学批评聚焦的存在起点即“我思”的初始经验相契合。普鲁斯特的独创性在于现象学还原意义上的非自主记忆不仅是他用于自我与世界的一种根本发现的存在“我思”, 也是他进一步将其运用于小说创作的表达“我思”。除客观因素外, 检索记忆的变形归因于世界的发现与“再现”是一种意识用以表达自身的对世界存在方式的现象学模仿。感觉的多样与变化尤其出现在文学语言中。普鲁斯特自觉地将其早期的文学研究成果和阅读经验用于小说创作。他发现意识的自我呈现或表达“我思”是个人的全部智力活动的核心, 便设法让非自主记忆成为他的创作起点, 进而在重构记忆片段的同时以批评的

注意力追踪有关“我思”的主题暗示，即作品中不断复现的语词、图像和观念，以深入文本的无意识和表达的肉身主体间性，开启意识认同批评。无论作为阅读对象的表达“我思”，还是作为记忆对象的身体“我思”，作品的存在“我思”都借助意识认同和主题并置的总体批评被统一于意识自身。

非自主记忆的认同“我思”试图通过重复经验以再造姿势，从而把握他人的意识。普鲁斯特在他自己身上复原的他人的思想和感觉方式要在“时光重现”“重读”“再经验”“纠正”等回忆与比较之中被深入理解。批评回忆所提供的即兴记忆将读者注意力从单部作品的创作目的即特定的次级完善转向复现的暗示和沉迷的深意，并最终在批评意识中反映出某种稳定的本质（Poulet, 1968）。普鲁斯特之后的批评家拉蒙·费尔南德（Ramon Fernandez）同样通过同情模仿、重复他人姿势，但他试图以一种精细的智力图式在更高的批评视域中，几何般纯粹地取代无序的多样创造移动。普鲁斯特不满足于将移动再现为清晰可感的流动深度，寻求以非柏格森式的总体回忆对这些本质步伐加以抽象。费尔南德对于感性形式的表现虽反映出他人的经验现实，却未有通过批评回忆使迟到但光亮的统一性或重新聚合的部分间的终极统一性呈现于经验片段之间的某种象似性。作为现象学主题批评先驱的普鲁斯特非常清楚，除了少数罕见的作家，如巴尔扎克、雨果或创作《法国历史》的米歇尔，绝大部分作家无力为读者展现思想世界碎片的完整图像。批评给他人的思想世界以总体作品的总体揭示。

4 作品空间的认同“我思”并置：普鲁斯特的主题批评

柏格森不满于19世纪心理学家对垂死者和处于极端处境之人所作的所谓“增强记忆”的解释。心理学解释将总体记忆看成记忆的线性叠加，柏格森却认为总体记忆内在于时间的流动现实，是对逃逸的时间记忆的综合。“垂死者”凭借精神的松弛完成从经验认知到内在视觉的“注意力转换”（Poulet, 2011）。普鲁斯特的主题批评是对形而上的总体记忆的抵抗。回忆者并不像拥有全景视觉的垂死者那样超脱自己的身体处境，而是借助初始的回忆“我思”发现他人意识。记忆画面所反射的多样心理状态并未在更高层面相互渗透并呈现出生命时间的流动本质，“绵延”的内在意识从未独立于世界。作品空间的记忆并置在其根本上是认同的“我思”在肉身空间的自我并置，并置的“我思”借助总体批评恢复存在的真实接续性并走向超越主体性，即处于

绝对变化的意识自身。柏格森的内在时间是“纯粹绵延”的直觉，而普鲁斯特以“时间的空间变形”为艺术原则（Poulet, 1977），他的审美空间时间只能是一种间隔的“绵延”。他希望凭借意识的空间构造和记忆片段的空间并置超越时间的非连续性。

过去的时刻和地点并未像现代主义作家笔下的存在那样被替换为不断更新的现在时刻，而是由批评回忆保存和复制。小说伊始，马塞尔质疑过去时刻永远逝去，随即在“玛德琳蛋糕”片段经历了非自主记忆对过去时间与地点的恢复。在参与事物的存在与不自主的记忆片段之间，思想在意识的初始即“我思”时刻恢复记忆。贡布雷在记忆的画面中清晰可见，“我们花园中的所有花朵，和斯万先生园中的花朵，及维沃纳河上洁白的睡莲，还有村里那些善良的人们和他们的小屋、教堂，整个贡布雷以及它的周围，所有一切有形有质的东西，都从我的一杯茶中诞生了”（Poulet, 1977: 65—66）。在如同一杯茶的极窄空间，被遗忘的贡布雷随着回忆“我思”的扩张构筑其自身的广袤空间：村庄、教堂、花园、相邻的乡村等全部事物同时出现；同时，“丢弃于整个存在沿线、一个个封闭的花瓶”似的生活时刻组成普鲁斯特情感记忆的中心。任何一个时刻也无力将其自身与其他时刻融合，成为“连续的绵延块体”，记忆事物虽稀有却无法让普鲁斯特通过它们重建时间。同样地，记忆的空间地点既不属于外部空间，也不归于纯粹绵延。在地点记忆的静止与重启的交替之中，普鲁斯特以“心灵的间断”“不可预料的爱或记忆的动荡”以及“他人存在的意外启示”为认同“我思”主题，揭示出意识的连续性。

非自主记忆的地点重构奇迹不过是从“心灵深处冒出的封闭地点的图像，就像封闭的时刻”，重拾的地点彼此隔离，互不相连。非自主记忆尚未解决认同“我思”把握自身存在的难题。为此，普鲁斯特尝试借助“在地移动”的旅行、过去与现在时刻的陡然切换，以及景物和相邻景物间的视角转换与视觉画面相调协，在分散的地点之间建立一种连续和共通性。在道路或人生的一个个拐角，在地旅行者与景物的新的侧面相遇。不仅脚下蜿蜒的道路促成视觉的惊人曲线，而且感知的曲线促成塔楼与房屋的旋转景观。同样地，记忆的人物随着想象的曲线而旋转，如普鲁斯特言及盖尔芒特一家总是“从我生活中的某个险境与曲折中升起，像一座城堡，重逢在铁路上，时而在左边，时而在右边”（Poulet, 1977: 81）。观者身体的移动带来道路的弯曲感，正如闪着“嫉妒火焰”的翻转的注视带来恋爱对象的弯曲。在其他情形下，位移空间的弯曲无须身体移动而直接由自然之光的转动招致，观者静观变化的日光呈递风景的多

样侧面。普鲁斯特如此写道：“……只需看着阳光在风景中变换位置，便足以让后者在我们眼前渐渐改变，仿佛我们自己移动去更好地看它。”（Poulet, 1977: 81—82）观者紧随日光流转，跨越任时光打破的美的景观之地，参与“一次静止且纷繁的旅行”。感知曲线将存在的物件、人与地点联系起来，“每件事都与无数其他事物和谐相通”（Poulet, 1977: 80）。随着道路的蜿蜒与马车的转动，马尔丁维尔和维厄维克的三座塔尖接连改变各自的景观方位或处于对立的空间，以至于原本相隔的塔尖在不断试错中逐渐聚拢，融为一体：

孤单地，耸立在平原的地平线上，仿佛迷失在广袤乡野中，马尔丁维尔的两座尖塔向天空升起。很快我们看见了三座尖塔：一座迟到的尖塔，维厄维克的尖塔，经过一场大胆的急转弯，来到它们面前，重新加入了它们……我看到它们羞怯地寻找着它们的道路，在那几次笨拙的摔倒后，它们的高贵轮廓紧紧靠在一起，互相滑动，最终在那依旧泛红的天空下，合成了一道黑色的身影……（Poulet, 1977: 78）

普鲁斯特的小说看上去如同“一个巨大的景观”，在广阔的空间内部，转动的光线之下，事物的多样侧面接续出现。他因而在不可穷尽的多样性知觉中理解事物与其自身和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普鲁斯特采用身体移动、光的流转或非自主记忆引发现角的多重转换和曲线感知，空间位移与笛卡尔用以逼近真理的认知进程不无相似。以系统的观看达到现实的本质认识终究是一种绝对心智的虚构，尤其是当认知对象为他人的意识，观看者将面对极大的挑战：

被存在者（beings）用于展现它们内在无穷多样性的尺度，让它们逃脱了所有的观察。它们显现得越多，消失得也越彻底。阿尔贝婷的十倍身影，已经是阿尔贝婷的消失。真正的形象迷失在一群面具中。难道真有一个真实的形象吗？为了能从这么多同时既真实又虚假的化身中做出选择，心灵被一种它自己释放出来的、不可思议的多元性困扰——而且，奇异的讽刺是——这一切的释放，恰恰源于一项行动，而它本来希望，这项行动反而能将心灵引向统一。（Poulet, 1977: 87—88）

频繁的位移将文本带入类似“外来植物的侵袭”的处境（Poulet, 1977: 88），观者深陷不断繁殖的存在形象。为此，普鲁斯特最终以记忆片段的审美空间并置走出感性图像的迷宫。空间并置作为一种认知方法取代了空间位移，相邻事物最初的排他性也被一种文本间性调解。

普鲁斯特逐渐围绕“predellas”隐喻发展出认同“我思”的主题批评。“predella”原指祭坛画底部或“脚”处的长水平结构。此类结构通常绘有叙事场景，这些场景与上方较大图像（reredos）的主题相关。普鲁斯特实际已将认同“我思”方法类比于现象学化的宗教艺术象征。在巴尔贝克卧房的墙面书架玻璃反射的落日碎片与窗外天水一线处的想象的祭坛人物画之间，在展陈于博物馆的久远的绘画大师创作的狩猎图景系列与想象的祭坛人物画之间，普鲁斯特暗示记忆片段与作品空间之间的呼应：

当我走进房间时，紫罗兰色的天空……像一幅宗教画那样倾斜向海，悬挂在地平线的枢纽上，仿佛高祭坛上的圣像。而日落的不同部分，反射在下层桃花心木书柜的玻璃上，这些书柜沿墙而立，我通过思维将它们与那幅它们从中剥离出的奇妙画作相联系，似乎像某位古怪的画家很久以前为一场狩猎聚会创作的不同场景，这些场景被展览在博物馆的展厅中，彼此并排放置在不同的面板上，只有参观者的想象力才能将它们准确地安放在祭坛屏风的基座上。（Poulet, 1977: 101—102）

小说家并不单纯地表现过去的事物，而要借助批评想象和总体回忆把握事物的存在方式和它们共同的认同“我思”主题。正如落日的镜面反射被玻璃框格切割，马塞尔的过去被时间分割成记忆的碎片。当记忆片段排列于作品的表层时，如同某一系列的“predellas”在祭坛的整体空间依次展开，小说家的批评想象首先将各个图景统一起来。最终形成的主题批评不仅是对一部小说的总体想象，而且是对全部作品的总体重建。

在小说《追忆》所有卷册的最后时刻，当小说的内在连贯性仍未可见时，普鲁斯特一方面仍然扮演不断拓展藏品规模的“收藏家”，另一方面将最后的回顾与澄明的注视投向全部记忆：

……然后，那种不连续的多重情节，直到这一刻仍等同于一系列孤立的并置画面，突然在包容一切的心灵中腾出了空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关联、相互照亮，并且可以说是自我构成的连贯影像的现实。（Poulet, 1977: 103—104）

小说看上去不再是“一系列不同的片段的集合”（Poulet, 1977: 104），而是“一种整体性，在那孤立并排的祭坛底板之上，可以辨认出一个圣物匣，或者说是祭坛屏风，底下是描绘圣者生平事迹的画作”（Poulet, 1977: 104）。“Predellas”隐喻的象征意义在最后一刻被完全揭示。非自主记忆片段的空间并置实质上是认同“我思”的主题并置，如同“a reredos”在“predellas”的主题并置的统一性中被辨识，认同“我思”在记忆片段的主题并置的统一性中被辨识。

要同时反对柏格森所批判的“谬误绵延”和他所信奉的“纯粹绵延”，也要纠正笛卡尔的主体“我思”，普鲁斯特必须寻找新的时间超越途径。普鲁斯特的作品因间断和闭塞的构建原则而与某种时间的延续无缘（Poulet, 1977: 104）。借助“总体作品的记忆”，构成作品的不同片段得以在“心灵的洞穴”被保存和整体复制。“正如图像中的法国史”，小说不再是暂时的，也不再是一部“历史”，而是用于“装饰地点”和形成“图示的空间”的“图像的集合”。普鲁斯特的时间总是转换为充满回忆的地点，如盖尔芒特、贡布雷的教堂，因而是一种空间化的并置时间。非自主记忆的片段在总体的记忆自身当中以任意或无序的时间出现，却按照空间次序排列，“如同陈列于我们儿时橱柜的果酱罐子”（Poulet, 1977: 105）。“多元的记忆片段让位并构建它们自己的空间，即艺术作品的空间”（Poulet, 1977: 106）；在这最后的空间，全部记忆片段和谐共在并相互映照。

普鲁斯特探索的“总体记忆”并非作为记忆增强效果的生命事件再现，也非精神松弛状态的形而上的意识流动，而是借助批评回忆所抵达的自我统一与精神现实。普莱发现了普鲁斯特小说中的认同“我思”的批评视角，他的小说阅读因而是“我思”的重复发现和并置“我思”经验的再造。

5 身体主体间性

认同“我思”的经验表明，意识的他者性存在要求自我与他人团结一致地体验

这一存在。以身体主体间性即意识认同为基础的共同存在经验可以被解释为“以言说讲话或其他艺术让生命与存在物更进一步地表达”(Mooney, 2022: 226)。以为他者带来自由为出发点,即将书意识生命从物质和客体处境解救出来,读者借助认同“我思”的表达与并置把握作品的心理现实。

若将文学阅读看作读者对于作者、叙事者和作品人物的“读心”活动的发现,那么“具体的‘读心’模式”将“塑造我们与小说、戏剧以及叙事诗的交互,同样也决定着我们与那些专注于想象和意识的回忆录的交互”。所谓“读心”,即“对产生自无法眼观的心理状态的人们行为的释义能力,如思想、欲望和意图”(Zunshine, 2022: viii)。文学作品的“读心”比日常的“读心”更为复杂,呈现出“多重嵌入的意图次序”(Kramnick, 2018: 111)。如同马塞尔对地点和景物的接受一样,读者对于作品“读心”的接受同样以身体主体间的认同“我思”为起点。“读心”模式作为一种思想方式和存在表达是推断式“读心”活动的基础;读者认同于“读心”模式,进而参与嵌入式的心理表征,并体验作品的“秘密生活”。

6 结论

普鲁斯特曾表明,创作《追忆》的核心是“非自主记忆”,即感官线索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触发自传式记忆。早期认知心理学家提出记忆的重构过程观点,并区分了不同类型的记忆,其中“非自主意识记忆”与普鲁斯特的观察相吻合。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解释无法深入讨论普鲁斯特“非自主记忆”的发生机制,因其未涉及对过去经验与存在的参与。比利时批评家乔治·普莱将普鲁斯特的文学写作描绘为一种超越认知功能的总体进程,强调记忆检索的相互关联,表明真正的理解来自对碎片经验的反映综合。在普莱对于《追忆》所体现的主题批评要素的判断基础上,隐藏于小说的主题批评意识在本论文中被重释,以揭示非自主记忆的认同“我思”本质及其与小说作品的关系:普鲁斯特通过重读和批评回忆将非自主记忆片段并置于总体作品的空间,以此辨认全部作品的认同“我思”主题,并把握存在。

参考文献

- [1] Baker, L. J., Kesner, R. P., & Michal, R. 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a Reminder Cue on Amnesia Induced by Stimulation of Amygdala and Hippocampus [J] .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1981, 95 (2) : 312-321.
- [2] Bartlett, F. C. 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M] . London: Cambridge, 1932.
- [3] Berntsen, D. Involuntary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J] .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10, 435-454.
- [4] Centre Culturel International de Cerisy-la-Salle & G. Poulet. Une critique d' identification [C] // In Les chemins actuels de la critique. Union générale d' Éditions, 1968: 9-23.
- [5] Franck, D. Flesh and Body: On the Phenomenology of Husserl [M] .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4.
- [6] Gisquet-Verrier, P., F. Botreau & C. Venero, et al. Exposure to Retrieval Cues Improves Retention Performance and Induces Changes in ACTH and Corticosterone Release [J] . Psychoneuroendocrinology, 2003, 29 (4) : 529-556.
- [7] Gisquet-Verrier, P., & Riccio, D. C. Proust and Involuntary Retrieval [EB/OL] .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5.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4.1235098>.
- [8] Gisquet-Verrier, P., & Schenk, F. Selective Hippocampal Lesions in Rats do not Affect Retrieval Processes Promoted by Prior Cuing with the Conditioned Stimulus or the Context [J] . Psychobiology, 1994, 22 (4) : 289-303.
- [9] Graf, P., & Schacter, D. L. Implicit and Explicit Memory for New Associations in Normal and Amnesic Subjects [J] .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1985, 11 (3) : 501-518.
- [10] Kojima, H. From Dialectic to Reversibility: A Critical Change of Subject-Object Relation in Merleau-Ponty' s Thought [C] // Toadvine, T. & L. Embree (eds.) . Merleau-Ponty' s Reading of Husserl. Springer, 2010: 95-113.
- [11] Kramnick, J. Paper Minds: Literature and the Ecology of Consciousness [M] . Chicago;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
- [12] Mace, J. H. Involuntary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are Highly Dependent on Abstract Cuing: the Proustian View is Incorrect [J] .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2004, 18 (7) : 893-899.
- [13] Martin-Ordas, G., Berntsen, D., & Call, J. Memory for Distant Past Events in

- Chimpanzees and Orangutans [J] . Current Biology, 2013, 23 (15) : 1438–1441.
- [14] Mooney, T. Merleau-Ponty' s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 [15] Centre Culturel International de Cerisy-la-salle & G. Poulet. Une critique d' Identification [C] // In Les chemins actuels de la critique. Union générale d' Éditions, 1968: 9-23. //http://ci.nii.ac.jp/ncid/BA69182984.
- [16] Poulet, G. Proustian Space (E. Coleman, Trans.) [M] .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 [17] Poulet, G. Bergson: The Theme of the Panoramic Vision of the Dying and Juxtaposition [J] . PMLA/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2011, 126 (2) : 483–499.
- [18] Poulet, G. Etudes Sur le Temps Humain: Intégrale Tome 1: La Durée Intérieure [M] . Pocket, 2017.
- [19] Proust, M. Swann' s Way: The Moncrieff Translation, Contexts [M] . Criticism (S. Lee, Ed.) . W. W. Norton, 2014.
- [20] Sara, S. J., & Bouret, S. Orienting and Reorienting: The Locus Coeruleus Mediates Cognition through Arousal [J] . Neuron, 2012, 76 (1) : 130–141.
- [21] Schacter, D. L. Memory and Awareness [J] . Science, 1998, 280 (5360) : 59–60.
- [22] Schacter, D. L., Eich, J. E., & Tulving, E. Richard Semon' s Theory of Memory [J] .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 1978, 17 (6) : 721–743.
- [23] Tulving, E. Memory and Consciousness [J] . Canadian Psychology/ Psychologie Canadienne, 1985, 26 (1) : 1–12.
- [24] Zunshine, L. The Secret Life of Literature [M] .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22.